

#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 第四章 咸陽百二山河 兩字功名 幾陣干戈

夜是一條蛇，神祕但卻頑皮的一條黑蝮蛇。情侶們依偎海邊長椅，細語山盟海誓時，它悄悄張開口將紅日吞下，並調皮促狹地裂裂唇、鼓鼓頰，惹得金烏毛羽亂飛，竄彩西天雲。好友三五買醉，歡唱扶歸時，它晃晃首，眨眨晶黃雙眼，讓細細淚珠濺滿虛空，一閃一爍，一明一滅，點點片片舞躍如金雀。羈旅客孤館春寒，傷悲斷腸天涯時，它笑吟吟、樂悠悠，吐納腹中白玉珠，高高罣懸柳梢頭，照亮遊子的歸鄉路。

而這一夜，何秉燭心中的蛇也開始蠢動，只是它不再頑皮，不再逗弄小玩笑，它無聲無息，無影無跡，它幽暗中來，幽暗中去，它是一條神祕但貪婪的玄黑蝮蛇。

黑暗中何秉燭佇立大玻璃窗前看著窗外被黑夜及昏黃路燈染得半黑半黃的一樹樹榕傘，想著這幾許激情、幾許愁煩、更兼幾許快意的一天，心中沒來由一陣起伏忐忑。靜靜瞧了行道垂榕好一會，揣揣時辰，似乎該走了，何秉燭抬起左腕，就著窗外微光讀了讀錶針，約莫八點十五分，於是緩緩回過身，朝門邊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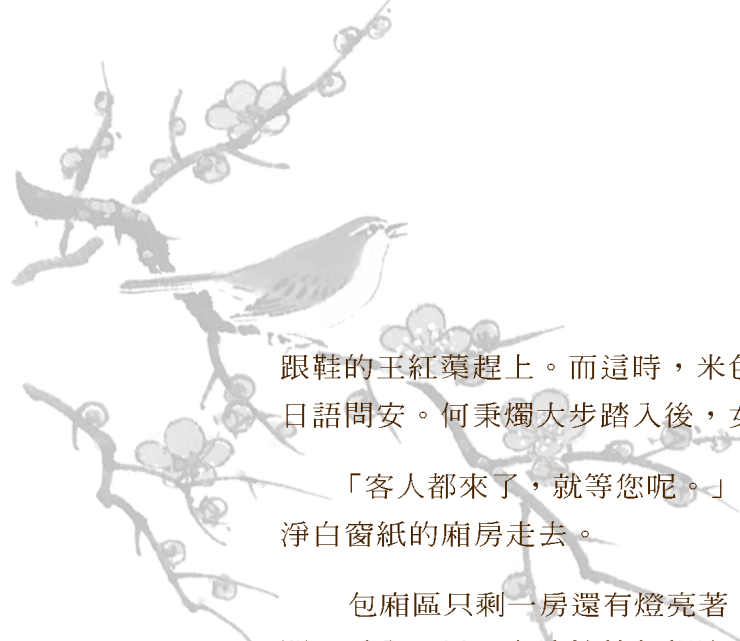
打開房門，三位男性助理早已離去，只王紅蕖還端坐著似乎正整理私人提包也準備離開。何秉燭笑了笑，招呼了聲走吧，然後小立王紅蕖桌前，由她手中接過一疊紅包袋。

餐聚的地方離辦公室僅百步之遙，何秉燭與王紅蕖並肩無聲走著。快到餐廳時，王紅蕖忽然打破寂靜，輕柔問了聲：

「秉燭，你還好嗎？怎麼柳小姐走後就沒看你出來？而且天暗了也沒開燈？」

「沒什麼，只是靜一靜。」何秉燭望向王紅蕖淡淡笑著回答。

八點半暗暗的青島東路上已無人跡，騎樓一片昏灰，除了靄黃路燈及眼前兩盞欲明欲滅的紅燈籠外，再無其它燈火。何秉燭先一步上前走向紅燈籠，略一轉身便望一條約十來步階梯的淡黃通道跨下，至盡頭時才回首稍稍等候登著細跟高



跟鞋的王紅蕖趕上。而這時，米色電動木門輕巧滑開，兩個含笑彎腰的和服女子日語問安。何秉燭大步踏入後，女將瞧著，趕忙笑盈盈迎來帶路。

「客人都來了，就等您呢。」女將領著何秉燭與王紅蕖繞過廚房往一間糊貼著淨白窗紙的廂房走去。

包廂區只剩一房還有燈亮著，隱隱傳出陣陣笑語。女將碎步趨前左右拉開廂門，房內三男一女連忙站起相迎。何秉燭一一熱絡地打招呼。而此同時，女將已悄悄退出並將房門拉上。

何秉燭喜歡這個外頭不顯眼、位處地下室的日式餐廳。海鮮每日產地空運以及擅於庖治海鮮料理固是吸引他的原因，有後門通道避開開放式用餐區以直達廂房，以及職員仔細挑選，服務佳、口風緊更是他每有重大餐會時鍾愛來此的理由。尤其是在此將近八時兩刻之際，晚餐客人多已離去，談起話來就更可自在了。

自從當選立法委員後，何秉燭經常在此與政治線的記者閑聊，但今晚他所宴請的客人裡可沒一位是國會記者。盧秋棹、沈柏舟、陸行櫓、白映帆等都是何秉燭在鼎天證券任職時來訪問過他並逐漸深交的報社朋友，清一色是四大財經報的資深產業記者，且專跑金融行業。

何秉燭招呼大家坐定後，右手探入懷內，由深黑色西裝的內側口袋裡取出四個紅包袋，邊笑臉說著感謝大家幫忙，邊一一雙手奉上與四位賓客。

互相辭讓客氣了一會，大夥始樂孜孜將六千元百貨公司禮券收下。這時廂外輕呼一聲，門一開，女侍開始上菜了。

酒過三巡，閑話家常後，何秉燭慢慢切入正題：

「這次證券商債券前手息退稅的事感謝大家鼎力相助，要不是媒體不斷地報導，突顯政府對債券計息理論架構及本質的不瞭解，我看這種不合理的稅制不知道還要持續多久。」

「是啊，還好有委員您及紅蕖姐耐心地教會我們什麼是公債附條件交易的『融資說』與『買賣斷說』，否則我們也不知道這兩者的差異及對賦稅的影響，更別說能寫出讓一般社會大眾理解的文章來，」嬌小的白映帆輕笑著看著何秉燭說道。

「政府現在沒錢，什麼可拿可要的都不會放過，就算理虧、不對，也會死咬著不放，」沈柏舟忿忿地接腔，並將一截剝了殼的蟹腳送入嘴裡。

「老實說，許多民眾原本都還以為這個退稅案是劫貧濟富，肥了證券商。事實

上，如果不是券商打贏行政救濟官司，逼得政府和券商和解，恐怕很少人會知道券商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腳地，」陸行櫓推了推金邊眼鏡，嚴肅地說。

「是這樣沒錯，我們經研室的同仁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還請教了許多學者專家，當然最主要還是何委員這邊，確定證券商是得理的一方後，就一系列探討這個主題。如今法院判決下來，可說是遲來的正義。」年近五十、身兼金融版召集人的盧秋棹說完後，端起清酒杯敬了敬何秉燭，然後話鋒略轉地接著說：

「不過，話說回來，證券商和有錢人在這案子上還是最大的受益者。若照原先的課稅方式，承作公債附買回可能最後到手的利得與銀行定存相差無幾，那麼有錢人就沒誘因願意拿出錢來跟券商做附買回了。」

「秋棹兄說的是有道理，只是再怎麼講，政府一開始訂定這項產品稅賦的邏輯假設就錯了，現在只不過是還券商一個公道罷了，」沈柏舟還是忿忿然。

何秉燭舉起酒杯一一向賓客勸酒，然後看了下王紅蕖，暗示她接口。

「其實，除了公債前手息課稅方式不合理外，認購權證賦稅的問題更大呢！」王紅蕖一邊幫盧秋棹斟酒，一邊眼角輕揚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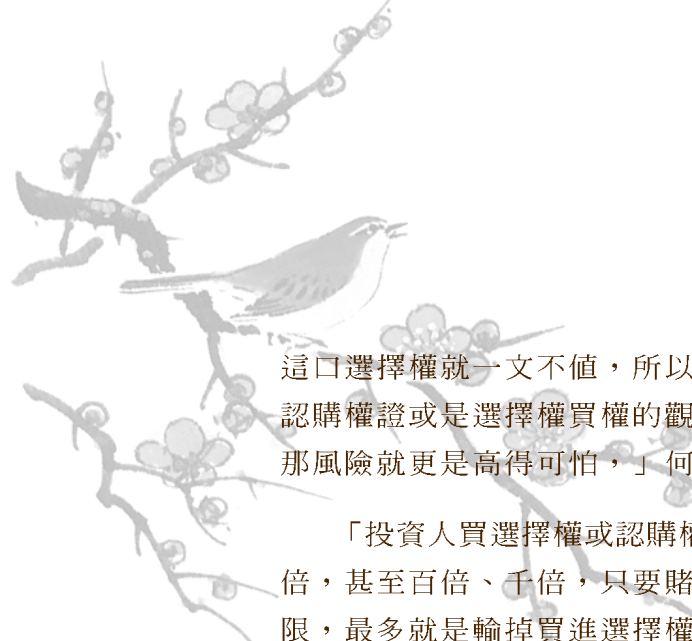
「我們都聽說了，只是一直搞不清細節，不曉得到底證券商和財政部是在爭議些什麼，這可能還要麻煩委員您幫——」

「對呀，對呀，什麼時候到您的新辦公室去，請您幫我們上上課。」陸行櫓話未說完，坐在何秉燭左手邊的白映帆就一口搶過夾起何秉燭。大大的眼眸、淡淡的梨渦、翹翹如菱的紅唇，何秉燭心中忽地一蕩。正在挾菜的盧秋棹睨眼瞧著了，嘴角不禁一抹冷笑。

「其實沒那麼複雜，我現在就可以讓你們都很清楚，」環望了大家一眼，何秉燭笑笑地接過話題。

「證券商發行認購權證時，與客戶的部位是完全對賭。客戶輸的，就是券商賺的。客戶贏的，就是券商賠的，」喜歡掉弄味口的何秉燭略一停頓，正好與筷子出到一半、滿臉疑惑的沈柏舟四目相撞。

「認購權證基本上就是選擇權，高風險、也高報酬。一口選擇權看起來沒多少錢，但是跟買賣股票卻完全不一樣，是可能完全輸光地。股票除非下市，不交易了，否則永遠有個價格在，沒所謂到不到期、失去時間價值的問題。選擇權或認購權證卻不一樣，是會到期地。一旦到期了，標的股股價沒高過履約價格，那麼



這口選擇權就一文不值，所以交易選擇權的風險很高。不過，這是由投資人買進認購權證或是選擇權買權的觀點來看，若是由發行認購權證的證券商觀點來看，那風險就更是高得可怕，」何秉燭看了下大夥，確定是否都跟上了。

「投資人買選擇權或認購權證固然可能輸得一毛不剩，但是卻也可能獲利數十倍，甚至百倍、千倍，只要賭對了行情。這就是選擇權吸引人的地方——風險有限，最多就是輸掉買進選擇權時所付出的價金，但獲利卻可能無限。不過這一點卻也是很可怕的誤解，因為人性的弱點是賭博押注時不會只押少部份的金額，而是會重重押寶，尤其是自覺有把握時。剛開始學賭博的人都不會押大，可是一旦賭了幾把，嚐到了甜頭，往往就會執迷賭運，以為有神鬼相助，以致於往往非得傾囊孤擲，不肯罷休。如果他賭的是股票，而且是現股，那麼孤注一擲就算賭錯了，至少還有股票在，有朝也許還能翻本。但若獨注孤押的是選擇權或認購權證，賭錯方向了，到期日時就一乾二淨，什麼都不留下。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風險有限的東西，沾惹上人性貪婪的媚藥毒蟲，就成了風險至大至極的無底深淵。」何秉燭拿起茶杯潤了潤喉，並笑笑地看了似懂非懂的沈柏舟一眼。略停一會後，何秉燭又開口說道：

「我們似乎扯太遠了，再回過頭來講券商發行認購權證時的風險問題。剛才說過，證券商發行認購權證是和投資人對賭，一方贏，另一方就輸。所以，當認購權證到期，標的股價格低於履約價時，投資人完全輸光，證券商就賺到投資人所輸掉的。而當標的股股價不斷上漲時，投資人獲利倍數增長，他們所賺的就是證券商要從口袋裡掏出來賠的——」

「這麼說來，證券商一定是看壞個股時才來發行認購權證，把自營不要的股票賣掉，先賺一手，然後坑殺投資人，再由投資人這邊賺一手囉。」白映帆微翹著唇，似有不平地望著何秉燭。

「對啊，證券商對個股訊息的掌握一定高於一般投資人，難怪很多認購權證一發行，股票就下跌，」沈柏舟點點頭附議。

「不過，如果真是這樣，證券商的新金融商品部豈不是損益波動非常劇烈，怎麼可能像鼎天證券這樣年年都有高獲利？」陸行櫓一付不解，眼光含疑帶惑地徵詢著何秉燭。

何秉燭微笑著聽著席間的你來我往，這時才又開口：

「行櫓說到重點了。以一檔單價一塊半、發行量兩千萬單位的認購權證來說，投資人最多就是通通賠光這三千萬元。也就是說，證券商最多就是賺到三千萬。

但是，這是假設股票下跌，如果像今年初來段股價狂飆，那麼投資人可是十倍以上的利潤，這時券商不慘賠個三、四億怎麼可能。可是，我們有看到這樣嗎？沒有，爲什麼？」何秉燭說完後略頓了頓，然後才繼續說道：

「證券商發行認購權證後的部位風險是非常高地，正好跟投資人持有認購權證部位的風險相反。也就是說，證券商的獲利有限，但損失可能無限。不用說法規禁止證券商這樣操作，他們自己內部的風險控管更不可能允許。所以，券商發行認購權證時都要買進標的股來做避險操作。標的股上漲時，認購權證跟著上揚，避險股票的增值可抵減權證要賠給投資人的部份。標的股下跌時，權證價格也下跌，券商由權證這頭的獲利可以蓋過避險股票的損失。因此整體說來，無論標的股上漲或下跌，證券商都能賺到穩定的利潤。」


「聽起來證券商是穩賺不賠了，」沈柏舟插了一聲。

「事實上不一定。固然大部份的風險可這樣避掉，可是前提是證券商規規矩矩依照避險理論來操作。如果券商的內部風控不嚴格，避險部位大幅超出或嚴重不足，那麼非常可能大賺或大賠。譬如認購權證業務剛開放的時候，有一家發行中環及國巨認購權證的券商就是因爲過度押寶這兩檔股票，避險部位嚴重超出，但在中環與國巨股價大跌時又不肯依理論模型清砍持股，於是短短幾天內造成好幾億的虧損。」

許久沒說話的盧秋棹這時不由放下銀筷，心有所悟似地望著何秉燭默默點了點頭。

「一般說來，證券商發行認購權證的目的是在賺取低風險的穩定報酬，希望無論股價如何波動，獲利都能很平穩。但要這麼做，兩個前提不能少，一是發行認購權證時的訂價須比理論價格高，這高出的部份約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依券商而異，這就是券商想賺的利潤。二是券商須依照理論模型從事避險操作，且不能偏離太大，否則就像剛才舉的例子，低風險的避險部位將變成高風險的單向投機部位，損益就會大幅波動了。以目前國內所有證券商新金融商品部的操作績效來看，絕大部份都是以理論模型爲本，並在一定的風控限度內做避險操作，因此股價就算漲漲跌跌，他們都是獲利地。」

「對不起，您說的訂價是不是就是術語所說的權利金？」白映帆輕舉纖手，身子向何秉燭微微靠傾，酒後飛紅的雙頰襯著白皙臉龐恰似彤霞曉露相掩映，何秉燭瞧得好是心痴意醉。王紅蕖一見到，忙輕輕拉了拉何秉燭袖口。何秉燭頓然覺醒，趕忙回神正襟，望著白映帆含笑頷首。



「如果是這樣，那他們繳稅也算合理，爲什麼動不動就立法院來吵一次？」沈柏舟未察週遭春意曾鬧，只顧揭昭心中疑竇。

「如果是就認購權證到期後涵蓋避險股票在內的整體操作損益來核稅，那麼天經地義、合情合理。問題就在於目前賦稅署的核稅方式並非如此，他們完全不瞭解認購權證是什麼就貿然訂定了一個不合情理的課稅方式。」王紅蕖略顯嚴肅地說完後，何秉燭順其語意續做說明：

「所得稅顧名思義應是就扣除掉營業成本後的獲利課稅，而不是就營收課稅，否則就成了營業稅了。但是，現在賦稅署卻是根據券商發行認購權證時權利金收入——也就是營收——的百分之二十五來課稅，完全不考慮券商避險操作的營業成本，這完全失去了所得稅的精神。前面講過，券商發行認購權證後，須做避險操作來鎖定預期爲權利金收入百分十五至五十左右的利潤，但是正常情況下，券商在避險操作時扣除發行費用、營業員獎金、資金成本、及交易損失等營業成本後，獲利僅約權利金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五。所以，很明顯地，若照現行稅制，券商根本是在做賠本生意」。

「那爲什麼證券商又不斷地發行認購權證？」陸行櫓提了一問。

「同業競相發行，爲爭市佔率，爭業務排名，沒有辦法，」何秉燭些些苦笑。

「我想還有因爲證券商賭財政部會讓步吧。尤其是公債前手息的訴訟贏了之後，」盧秋棹淡淡一語。

「而且最近華開證券認購權證賦稅問題的爭議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獲得勝利，這件事應該更使得券商有恃無恐了，」沈柏舟接了一話。

「其實這些都其次，重要的是什麼合理，什麼合邏輯。賺錢繳稅絕對是對地，但是沒賺錢也要繳稅就說不通了。所以今天請大家來主要是應一些證券大老的請託，他們知道我跟媒體熟，希望我能將事實真相告訴大家，想拜託大家在報紙上幫幫忙，好讓社會大眾能瞭解證券商在法理上是對地，是經得起公議地，而犯錯的是政府，是十幾年前政府相關部門未相互仔細溝通，賦稅配套措施根本沒討論就匆促開放認購權證業務才造成今日的種種是非爭端。過去十多年來，證券商不斷透過公會、會計師、立法院等各種管道跟賦稅署及財政部溝通，可是就是得不到公平正義的對待，所以才想要訴諸媒體，讓整個事件清楚明白地攤在陽光下，由社會公議來論斷誰是誰非。」

「委員你說的都有道理。只是話說回來，認購權證在國內是新的東西，當初政



府相關部門未訂定好稅賦規則就開放券商承作固然是各行其事，行政作業多頭馬車，可是就算當時各相關機構討論過了，我看也不見得有能力充份瞭解什麼是認購權證並據以訂出合理的課稅準則吧！」盧秋棹身體斜弧前傾，雙臂交叉攔支桌上，臉上帶著鄙夷政府官員的嘲訕表情望向何秉燭，並跟他相互交換了個會心眼神。

「是的。所以證券商才想要透過立法，想要一勞永逸。目前幾位熱心而學有專精的立法委員都志願幫證券商的忙來推動公平公正的認購權證賦稅法案。」

「我聽說了，也知道財政部私底下同意券商的觀點是對的，願意退讓，但底限是從尚未到期的認購權證開始依新規則課稅，而過去十多年來已經到期的則仍依舊規處理，」盧秋棹仍是淡淡地說。

「就是因為這樣，證券商才會心急，想在由立委幫忙推動合理解決這十數年來爭議之同時，也借重各位媒體前輩的幫忙，讓社會能合理檢視這個問題。畢竟，錯的是政府，因此道理上自是應當溯及既往，從第一檔權證就用正確的方法來課稅，而不是像他們現在提的，只針對新課稅法案通過後才到期的權證適用新制。」王紅蕖靜靜聽了好一會後，看看時間已差不多，該溝通的都做了溝通，能明言的也都明言，便做了個小小結論，然後整了整置在膝上的櫻桃紅細帶皮包，暗示何秉燭該起身道別了。誰知何秉燭全然無留意，頭正斜傾著對著白映帆低聲私語，目光則游移飄忽在她白短裙外豐而不腴、潤而似玉的嫩白粉腿上。王紅蕖瞧著了，臉上乍顯怏怏。一直冷眼暗觀這邊春風柳色的盧秋棹於是發語解圍：

「委員，謝謝你今晚的招待，我看時候也不早了，這認購權證課稅的事很值得探討，我們瞭解清楚後，會謹慎處理地。」

何秉燭被盧秋棹這宏亮聲音一喚，登時清醒。一轉首，望見桌上早已狼籍的杯筷碗盤，瞧著一雙雙若似酣暈的惺忪醉眼，他笑了笑，知曉眾人都已倦了，正等著他宣布散席呢，於是連忙起身笑臉謝客。一番客套後，彼此抱拳道別，相辭賦歸。

離開地下室明亮廂房，上了昏暗路面，何秉燭與王紅蕖先行，白映帆隨後追上，夜色中三人一併向不遠處何秉燭辦公室的車庫走去。盧秋棹、陸行櫓、沈柏舟略略話別後亦將散去。這時，盧秋棹拉了陸行櫓一把，遞過一支萬寶路，兩人榕樹下、街角邊抽了起來。待得沈柏舟登上計程車後，盧秋棹吐了口煙，才開口說道：

「老弟，看到了吧，我們這何老弟不簡單啊！柳依依我們都見過，數一數二的



大美人，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

「老實說，如果老哥你有他這樣的權勢，身材體態也像他一樣魁梧英挺，遇到年輕姣美的女記者似有若無地挑逗，你能坐懷不亂嗎？」

盧秋棹望著腳邊灰黑步道，彈了彈菸，恁飛灰輕風吹棉般落下。好一晌，才慢慢抬起頭，靜靜看向遠方，微弱的街燈下，臉上似乎幾許黯然更兼幾許惆悵。

「是啊，人老了，難免羨慕人，不談了。」

「老大，認購權證這事看起來不容易搞。政府正用盡辦法想要增稅，怎麼可能願意吐出來。」

「嗯，而且我猜事情沒那麼單純。何秉燭已不在證券公司了，雖然說他熟識媒體記者，可能真的是受所謂的證券大老，像是江麗天這些人的請託來請我們幫忙，可是胡北風跟我們也熟，由他出面不也一樣？更何況何秉燭在飯局中所說的一切都不虛假，合理也合法，不應該會有法律方面的顧忌才對，由證券商的人跟媒體直接溝通豈不更好？」

「應該不會有什麼吧！固然整個事件都指向券商得理，但太明目張膽反而引人側目，還不如由外人出面講反倒易於服人。」

「希望是——」

盧秋棹低著頭，若有所思地說著。陸行櫓見他話說一半，似有未盡，好奇心不由暗暗升起，但見他並不再言，也就只好枯等著。盧秋棹慢慢將目光由漫漫黑幕中拉回，無意識地瞧著那墜地飛灰，一小晌後，他才長長噓了一口氣，仰起頭來，面露玄機地說道：

「你知道金額有多大嗎？」

原本一旁耐心等著盧秋棹發語卻久候不著的陸行櫓冷不防被這一問，心頭猛地一驚，直覺事情或許真不單純，於是揚眼望向盧秋棹，就只見暗淡夜色中，一雙深黑明眸也正盯他望來，那久經風霜的臉上依稀可見眉頭輕輕關鎖，嘴角則冷冷地懸著絲絲詭譎蔑笑。

「如果立法院最後通過的是財政部的版本，只有尚未到期的認購權證才依新法課稅，新法案通過前已到期的則仍適用舊法，那麼券商也沒多少好爭。不過，要是證券商極力推動的版本能過關，認購權證溯及既往地均以新法賦稅，那麼可以退稅的金額可就高達一、兩百億了。」



盧秋棹略歇了一口氣後，也不管陸行櫓愈聽愈驚，又接著說道：

「以目前政府官員及立委諸公各爲己利、爭金奪權的情況來說，這麼大的一筆數字，難保其中沒有複雜的利益糾葛。」

盧秋棹方剛說畢，陸行櫓倏地雙眼圓瞪，雙唇鬆張，說不出一句言語。盧秋棹見他驚訝表情，心中一絲苦笑，抬頭噓了一口白煙，兩眼茫茫望向遠方，只見闌墨天空中，一隻斑駁飛蛾似已飽寢，樹梢頭飛將出來，顛顛跌跌望暗黃路燈飛去。盧秋棹瞧得興起，正自出神，不意中，夜行蝙蝠驀地竄出，將它叼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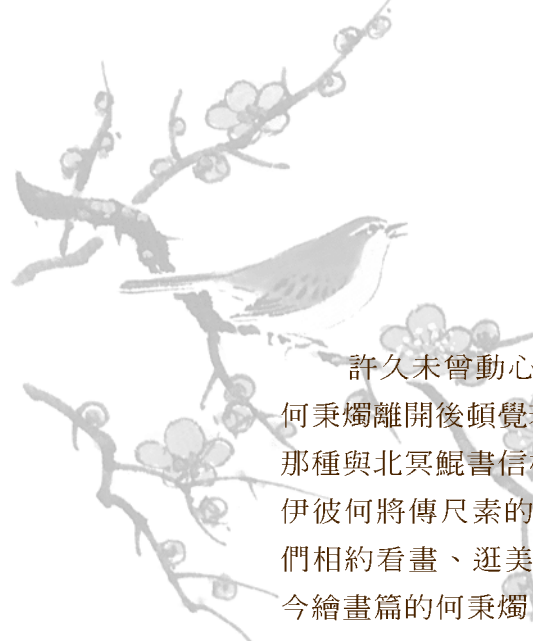
## 第五章 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日已西斜，暮雲恰濃，啾啾雀鳥倦歸巢，是個仲夏溽暑的傍晚，是番將雨未雨的氣象。柳依依悄立大面落地窗前望著窗外高聳的南洋杉，舒舒臂，欠了欠伸，雖然輾轉夢寐之間被樹上嘈聒的蟬鳴吵醒，額角微疼，酣意尙猶，但心裡頭卻是嬌羞，卻是甘甜，迷濛間依稀仍是前夜的金絲帳暖、珠被亂纏、也依稀是侵曉的雲鬢斜墜、柳沾花潤。

悠悠靜立了好一會，柳依依慢慢收凝神，窗外不知何時漫起一片黑霧，東飄飄，西颯颯，是黑羽白蟻跳起求偶舞。柳依依瞧得有趣，正想拿取相機見證生命之火，忽然絨錦飛竄，早出的蝙蝠像似盲劍客，撥、砍、刺、挑，如疾電不及瞬目，若迅雷難能掩耳，倏忽間輕薄薄烏紗翼一片片飄落，像莊嚴的殉道者慷慨捐軀，也像無言的苦行僧甘領杖笞。柳依依看得出神，渾然不覺天色已暗，路燈已亮，只恁片片飛落的黑羽翼像穿梭時光的翅，飛她歸返四年前的晚春美東。

那是段料峭春寒的日子，何秉燭因鼎天證券與她任職的公司將有業務來往而前來參訪學習。柳依依在 Medallion Technology Corp. 這間座落在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村的避險基金公司已七年，是該公司旗下全球規模第二大債券型避險基金 Medallion Fixed Income Arbitrage Fund 三位基金經理人之一，因此何秉燭來參訪時便由同是台灣人的她接待解說。

兩個禮拜的時光匆匆過去，身爲債券部門副總經理的何秉燭原本只是想短暫取經後即刻歸返，卻不意在此避險基金聖地的格林威治遇見溫婉如林風眠筆下紫紗仕女，開朗如索羅亞(Joaquin Sorolla Bastida, 1863 - 1923)畫中白衫姑娘的柳依依，於是編了個學海浩瀚、難窮其岸的理由，向公司延展兩週才回去。



許久未曾動心，只是專心將她物理專長轉化為避險基金電腦模型的柳依依在何秉燭離開後頓覺若有所失，那是她大學後再不曾有的感覺。短暫一個月的相處，那種與北冥鯤書信相往返，心靈互交流的恬美心情不期中再現了，那種憂心悄悄，伊彼何將傳尺素的殷殷等待又鮮活了。公暇之刻，他們談文論藝，週末之時，他們相約看畫、逛美術館。不覺中，柳依依已戀慕上這個能通中西丹青史、善曉古今繪畫篇的何秉燭。在他的引領下，她認識了索羅亞，她融入了明艷亮麗的晴光，她知道她屬於瓦倫西亞，是索羅亞畫中地中海岸燦爛碧空下的陽光女郎。那是種無可言喻的喜悅，原來她不孤單，有人知她最深最底的內心世界。這種被人深刻知心的感動，讓她久久激越不已，也讓早已慣了、厭了不是物理、就是數學，不是電腦、就是基金的她得獲解脫，知道有人相惜，有人相知。但是何秉燭回去了，她一片失落，她耽心是否還能相見。

只是耽心似是多餘，就在何秉燭登機離去的當天，她收到了一束淡藍緞帶束捆的捧花，小小白花滿天星鋪成的銀河裡躺著一朵朵晶瑩如星的藍桔梗，是她最喜歡的水藍色，也是她最喜歡的五芒花型。又幾日，她接到一張印有索羅亞「出浴(Saliendo del baño)」的小卡片，明燦燦的陽光下，方由黛綠海水裡浴後上岸的少女正在整理衣襟，戴著棕黃草帽的少年雙手拉開亮白如帆的大浴巾圍在少女身後，雙眼脈脈地看著笑得恬美、清麗得動人的少女，畫面上滿滿是幸福，滿滿是喜悅。卡片內頁則是何秉燭粗拙字體謄錄的一段詩經鄭風「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柳依依心中一甜，正待要提筆回函，何秉燭的國際電話立又來到。

之後的一年，兩人不斷魚雁相勞返，關雎互低語，真是說不完的鶯飛燕語滿畫樓，道不盡的秋月春風柳梢頭。

柳依依兀自沉醉在春柳春花之中，不意一隻貪食蝙蝠飛快追近，黑影疾颯一閃，差點撞窗。柳依依心頭微微一驚，望著遠颺的黑衣怪客，不由懷想起美國西班牙協會(The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裡幪面緞衣，駭異神祕的那幅「塞維亞的聖週」……

三年前何秉燭向她求婚。蜜月旅行時何秉燭細心規劃了個索羅亞之旅，由紐約百老匯的美國西班牙協會出發，欣賞索羅亞晚年已脫離印象派畫風的大幅巨作。然後轉赴西班牙，從地中海岸瓦倫西亞的現代美術館與聖保羅美術館一路往內陸走，瀏覽賞析索羅亞中年時期漸有野獸派之風的畫作，並享受璀璨如藍寶的地中海水色晴光。最後則是翻越山嶺，到抵堪稱索羅亞寶庫的馬德里索羅亞紀念館(Museo de Sorolla)，浸淫在索羅亞四大時期許多嘔心精品的豐富色澤裡。

行程中，柳依依難掩心中之感動，數度緊緊偎著何秉燭，像生怕這一切都是夢影露電似地。何秉燭只以為是熱戀中的小女人撒嬌，但那知是因外貌內涵均鶴立群芳的她竟三十多年來愛慕者眾，敢於追求者寡，更別說是惜她憐她的人了。

柳依依感動何秉燭的相知，瞭解在她明艷清麗的容貌下、卓爾出群的智慧識見裡，埋藏著一顆熾熱如陽的心，恰好似索羅亞地中海岸的陽光女子，優雅如風中白帆、燦爛若海裡金光。在馬德里的索羅亞紀念館裡，「剎那，比埃利茲海灘 (Instantánea, Biarritz)」深深觸動她的心弦，她是海灘上那亮麗但卻略顯孤單的白衣女。但是，有了何秉燭後，她成了「農場裡跳繩 (Saltando A La Comba, La Granja)」中在大片亮銀般穿過樹隙洩地的陽光下跳著繩、繞著小水塘相互追逐戲耍的開心少女。

不過，此刻喚醒柳依依甜美記憶的可不是碧落藍天、豔陽白日，而是雷馳電奔的黑毛怪。

那是在蜜月行首途造訪的美國西班牙協會，索羅亞展覽廳裡剛好遊客不多，他們慢慢一幅幅看著，邊欣賞西班牙各地的風光民情，邊讚歎索羅亞的丹青妙手。展廳裡靜寂無聲，除了空蕩高閣外，就只聞跫音迴響。忽然，柳依依聳地一驚，一群幪面黑袍客手持白色巨燭、肩扛彪然大十字架森嚴嚴望她走來。罩頭尖高帽下面目全無，只兩個暗孔裡露出似怒似忿、似悔似懺一對對棕黑眼珠。清朗朗的天光、白燦燦的日暉，緇袍黑衫的苦行者像幽靈、像玄冥使者，像駭異怪奇的黑絨蝙蝠、也像無聲默語的烏翼白蟻，是神祕、也是詭譎，讓人震懾驚怖、更讓人疑懼悚慄。何秉燭見她心驚，忙攔腰一攔，低垂頭輕輕吻上她額首。

柳依依正思念著那淡淡一吻，好似額頭猶仍溫潤一般。這時電話聲匆忽響起，柳依依回了回神，轉身行至門邊點亮燈光，然後拿起電話。

「對不起，我還沒結束，妳自己吃，好不好？」

「好吧，九點多就出去，辛苦一整天了，請他們吃頓大餐吧，你這些助理們也夠可憐地，禮拜六還要出來陪你開會。」柳依依微微失望，卻仍細心關照了聲，但是一個奇怪的感覺卻心頭一閃而過，說不上是什麼地方詭怪，只似乎電話那頭安靜得不像一夥人聚會。

柳依依略略打理，打開門，準備出去用餐了。電梯間幾隻落了翅的白蟻蹣跚地爬著。窗外，月已升起。(待續) 友聲